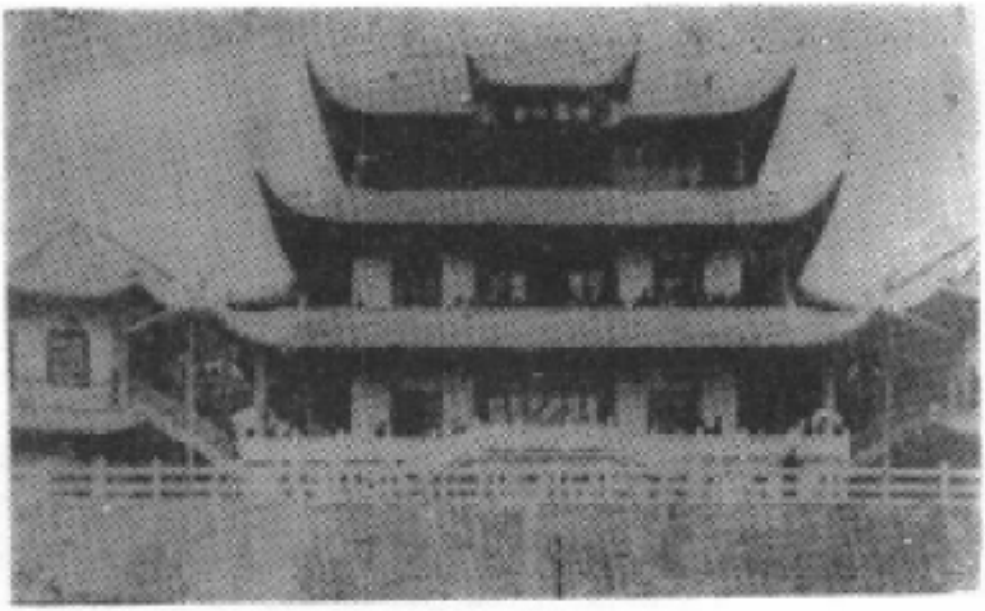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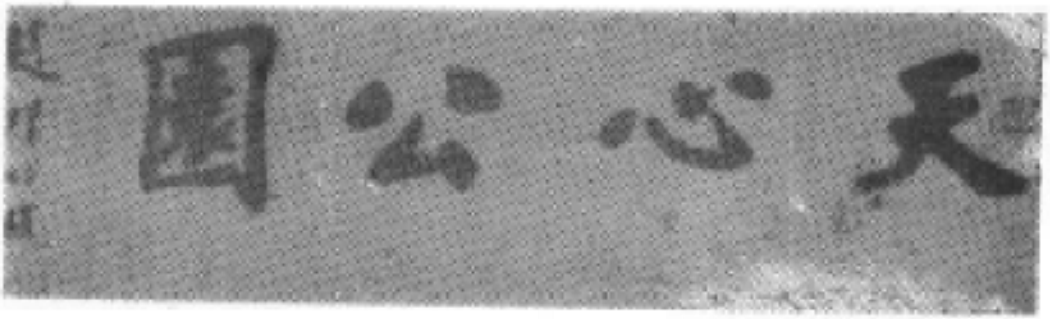


「文夕大火」前的天心阁



现在重建的天心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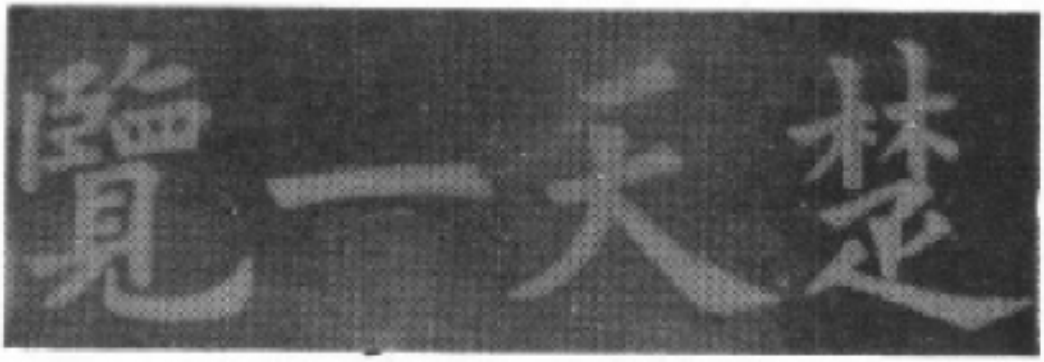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同志所书“天心公园”门额



悬挂在三楼东南向的“天心阁”金匾（集黄自元帖）



悬挂在三楼西北向的“楚天一览”金匾（集欧阳询帖）



原开福寺外景全貌　　邹石如摄于一九三七年

附：　原古开福寺外景全貌照片说明

邱石如

这幅长沙北郊原古开福寺外景全貌的照片，系摄于一九三七年，因底片保存尚好，故历时近半个世纪，犹能放大制版，虽不十分清晰，大致尚可辨认。现将片中景物，结合寺史，说明于下：

抗日战争以前，古寺山门后即有一塘清水，呈现眼帘，整个庙景，投影其中，相映成趣；此塘名"放生池"。旧时不少善男信女，将各水族，投放池内，以体佛家戒杀之义。现在"放生池"绝大部分已填为菜土。寺的前殿，名三圣殿，系一九二三年前后，住持宝生经手修建，高瓦飞檐，气宇非凡；庙门左右墙上，嵌有石刻对联，文曰："法界无双地；华严不二门。"

门上棚嵌石刻"真阿兰若"横额。"阿兰若"即梵语"寂静的地方"之意；而"真"者，谓此寺乃真其境界，与门联有呼应之妙。殿外墙面，原有"南无阿弥陀佛"六个浮雕篆字，照片上仍依稀可辨，今已毁去。殿内原塑有西方三圣（阿弥陀、观世音、大势至）全身立像，每尊高约一丈，亦于十年动乱中被毁。三圣殿外左右，原各建有三级塔式楼阁一座，东为钟楼，西为鼓楼，形如两翼，把前殿衬托得更显雄伟；这种塔式楼阁建筑，不仅省内无此规模，即在全国亦属罕见。此两楼系一九二八年前后，了凡和尚担任住持时所建，因为木质结构，经风雨剥蚀，加之解放以前，常驻军队，而又年久失修，大都圮倒，故于一九五二年经上级批准将其拆除，但两楼石基尚存，长约两丈，宽略次之。钟楼以前，原有古樟一株，躯干粗大，须三、四人方可合抱，亦不知何时伐去，但其枝叶繁茂之状，于照片中犹略可见。

此古寺现正逐步修复，内部已基本修缮完竣，大殿正维修，但外景是否能够全复旧观，则尚未能断言。

目　录

文　夕　大　火

长沙文夕大火真相……夏　埃（1）

长沙大火真相详记……张治中生前口述 余湛邦综合整理（16）

关于长沙文夕大火的若干补充……余湛邦（40）

长沙大火案审理经过……张耀辰（45）

长沙大火回忆……吴世信（51）

鄂悌和长沙大火……上　几（60）

记长沙大火之夕……徐石林（64）

三和酒醉放火队　保全城北千百家……戴哲明（68）

长沙大火前后见闻追记……谭天萍　戴哲明（71）

长沙火劫词……黄雄一等（75）

长沙文夕大火房屋受灾示意图……陈树钧（插页）

劫余房屋知多少……陈树钧（83）

回忆父亲刘岳厚……刘笃平（88）

长沙邮政简史
——一八九九年前的长沙邮政概况……李克秋（106）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湖南邮工收回邮权斗争始末记
……丁士雄　刘齐家　沈迪猷（116）

人物小传
张以藩……黄曾甫（136）
肖元定……刘笑春（138）

长沙名胜：开福寺史略……戚　圆（140）
附：原古开福寺外景全貌照片及说明
……邱石如（插页）
天心阁始建年代考……李行之（145）
附：天心阁照片一组……（插页）

长沙特产：宁乡四种贡品小史……蒋缉荣　周德民（148）
九如斋几种名牌特产……李泉林（152）

长沙民俗：立夏用秤称人……兰　烟（155）
立夏粳……兰　烟（157）

文史知识
邦　贝……郑　佬（158）
邮　驿……朱耀明（160）

楹联选刊：重建天心阁楹联选登……（162）

编　后……（165）

长沙文夕大火真相

夏　琰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深夜，国民党在所谓“坚壁清野”的幌子下，下令纵火长沙，将三十多万人的文化古城付之一炬。长沙城垣几乎成了一座废墟，人民生命财产遭受空前惨重的损失。这就是历史上称为“文夕大火”的事件。

急转直下的抗日战争形势

一九三八年十月间，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日本帝国主义图谋打通粤汉铁路。十月二十五日，武汉沦陷，日寇举兵沿铁路线南犯。地处粤汉线中部的湖南省会长沙，从抗战的后方变为敌我双方争夺的前线战略要地。当时，国民党许多重要机关，分别撤驻于长沙至衡阳一带，大批人员、物资都要由长沙向黔、桂、川转移。十一月十日，岳阳失守，日寇迅速逼近新墙河，侵略者的魔爪直接威胁长沙。长沙的形势更趋紧张。长沙的命运如何？是固守还是放弃？成为当时云集长沙的国民党党、政、军要人和各界人士谈论的一个重要话题。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住在长沙近郊。蒋介石往来于长沙与南岳之间。在这危急的时刻，蒋介石这样一位“权势人物”亲临长沙，曾燃起人们的一线希望，希望他能布重兵于湘北，以拒日寇，稳定长沙局势，保卫古城长沙。谁料，蒋介石到长沙后，只高唱

“焦土抗战”，竟然亲自部署要将长沙焚毁。人们的“希望”很快落空，而落得的是一场空前的大灾难。

纵火长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

这场大火是怎么发生的？据亲历者的回忆及文献记载，这场大火是蒋介石“焦土政策”指导下有计划有步骤的行动，是蒋介石既定政策的必然结果。

原来在武汉撤守时，蒋介石就提出了所谓“焦土政策”，他那时就打算把武汉三镇焚毁。只是由于消息走漏了，遭到外商的反对，又仓促撤退，故未能得逞。武汉沦陷后，蒋介石即在长沙召开最高军事会议。据蔡杞材回忆：参加会议的有何应钦、陈诚、白崇禧、冯玉祥、张群、张治中等。会上，蒋介石斥责武汉撤退时，没有实行“坚壁清野”，使大量物资器材未能疏散破坏，资敌所用。是以决定长沙不守时，予以“彻底破坏”。长沙高级军事会议后不几天，蒋介石到了南岳，在南岳又召开高级军事会议。他在会上重申了要彻底破坏长沙的方针。

南岳会议后，蒋介石又到了长沙。十一月七日下午，在蓉园何键的别墅再次举行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徵、杨森，湖南省主席张治中，长沙市长席楚霖，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等党、政、军、警各界要人。会上，蒋介石首先哼了几句：“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老调，接着就问张治中：“敌人来了，你们长沙怎么办？”张治中还没有来得及回答，蒋即说：“还有什么可思索的，烧掉就是了。我们不能住，也不能叫敌人来住。”蒋又说：“不论粮食器材，凡不能带走的东西都用火烧掉，这是大家不可忘了的事。”这一个会开了两个钟头，

蒋介石不断地说怎么放火，怎么放火。在恐日成疾的蒋看来，日寇要打通粤汉线，长沙是守不住的。与其象武汉那样弃城而逃，不如放一把火，以一城之焦土来标榜自己还是坚决抗日的。

这次会议后，张治中为执行蒋介石的指示，立即采取了应变措施。关于焚城的计划，张治中把任务交给酆悌。酆悌责成他的参谋长石国基和参谋处长许权制定。

十一月十日，岳阳弃守，长沙的气氛更加紧张。据席楚霖等人回忆：这天的下午和晚上，省政府、长沙警备司令部连续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实施焚城计划。长沙警备司令部在白马巷司令部所在地，召开长沙各机关、各公法团体、水陆警察局、省市党部、在长沙的中央机关、军警宪各单位的联席会议。会议由石国基参谋长主持。他说："由于湘北战事紧迫，长沙要放弃并进行破坏。全市要作紧急疏散。"接着参谋处长许权宣读了破坏长沙的具体方案。他还说："这个方案业已呈报省府核示，长沙撤退时执行"。方案的大意是：抽调一个团的兵力，装成从前线撤下来的，分驻全市各处，暗中将军队编组，五人为一小组，配备放火器材，若干小组编为一队，由队长统一指挥，按指定地区执行放火任务。放火队还备有摩托车，插上白旗以为标志，视放火命令下达后放火。据张文心回忆：还成立破坏长沙指挥部，下设区指挥和若干纵火队。徐昆为正指挥，王伟能、许权为副指挥，后撤警戒由徐昆领导的警备二团负责。放火时间要视日军进逼长沙的情况来定。

纵火长沙是对人民的突然袭击

原定国民党军队从新河撤退时，再候令纵火。但长沙大火

时，岳阳虽告失陷，而平江、汨罗以北阵线还比较稳定，长沙距前线尚有二百多里。但自警备司令部十日下午会议后，市区便出现战时状态，市民惶恐不安。纵火的各项准备工作在紧张进行。

十日下午，破坏长沙指挥部便开始积极准备纵火器材、汽油煤油，并在各交通要道上拦劫车辆，以为最后撤离之交通工具。十二日下午，主要街道上便置有大桶汽油煤油，有些墙壁上用石灰写着“焦”字，或画了其他纵火暗号。同时，国民党政工人员在交通要道两旁的墙壁上书写日文标语，作为对敌人的宣传，气氛因之大变，好象敌人就要到来。当时整个市区商店开门营业的极少极少。最繁华的八角亭一带大商号都停了业，仅有极少数店员留在铺里聊天。下午六点，警备司令部又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各机关团体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警察局机要秘书吴世倩六点到三个分局检查工作，七点多回机关时，发现机关文件及他本人的行李，都已清理捆扎，并正待运上船，候令开船逃走。入夜，流言益炽，岗警亦多擅离职守。长沙成了一座死城。

但是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当局对预定的焚城计划，严加保密，外界毫无所知。人民群众思想上毫无准备。

十一日，市商会主要负责人、湖南电灯公司总经理肖莱生，为电灯公司搬迁问题来警备司令部找副官处长沈印心，沈陪同肖去找酆悌。酆悌答复说：“前方尚好。百姓疏散无妨，电灯公司撤出长沙还没有接到命令。”

十一日晚，康泽从江西来长，在警备司令部摇电话给关麟徵，关回话说：“前方平静。”

十二日上午，为纪念孙中山诞辰，市府在教育会坪举行集会。市长席楚霖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说敌人尚在新墙河以北，老百姓就疏散，这对前线将士的给养、伤员的转移和护理，都极为不利。他要求商店开业，市民安下心来，已经疏散的要迅速回城。晚上，他率领市府所属人员及各团体人士约三百人参加火炬游行，队伍经水风井、八角亭、南正街等主要街道，直至南门外。

但是，就在这天夜里，国民党反动军警竟然纵火焚烧了长沙，对全市人民进行了一次突然袭击。全城熊熊火起。留城的老百姓或被放火队事先叫起，或从睡梦中惊醒，都以为敌人真的打进来了，个个吓得胆战心惊，争相夺路逃命。一些尚未被火封住的街巷，顷刻间被人流堵塞。在这混乱不堪的时刻，有的被人群踩死，有的被汽车压死。席楚霖回忆说："这时只见天心阁火光四射，接着全城火起，市民从梦中惊醒。面对熊熊烈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老少妇孺的哭喊声和火烧房屋发出的爆炸声汇成一片，构成一幅极端悲惨的景象。我督促司机加足马力向湘潭方面驶去，沿途混乱情况更非笔墨所能形容。拖儿带女、提箱背包的，裹着被条背着老人和小儿的，哭的，骂的，争先恐后，络绎不绝。"人们大骂国民党，"放火为什么不把信给老百姓"。

纵火时，我党在长沙的公开办事机构——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事先没有得到一点信息。当时在长沙的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也没有得到任何消息。这天晚上九点，周恩来同志还同陈诚、张治中通了电话，他们都说没有什么动静。特别是张治中，连说两次前线"风平浪静"。周恩来同志在撤离工作安排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妥贴后，大约在晚十点左右，才从三厅驻地长沙师范回到寿星街“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当时他估计，当晚大概不会出什么岔子，比较放心了；加上已经两天两晚没有睡觉，极度疲困，便睡下了。大约午夜后两点，办事处周围发现了熊熊大火，很快就烧到了办事处。据当时重庆《新华日报》刊载的报道说：火舌伸到了周恩来同志的住房。周恩来同志被惊醒后，急忙撤离寿星街，随身只带了机要文件及一台老式收发报机，十三日下午到达湘潭。是时长沙已成为一片火海。

谁是纵火犯

长沙大火后，群情激愤，怨声载道，切齿痛骂蒋介石，也骂张治中。全国人民要求追查责任，严惩纵火犯。十四日，蒋介石由南岳到长沙，登天心阁亲睹大火后的长沙惨状，听到人民的愤怒呼喊，知道众怒难犯。为了缓和局面，并为自己不得人心的“焦土政策”开脱罪责，便下令组织军事法庭，审判有关人员酆悌、徐昆、文重孚。审判长是钱大钧，审判员是蒋锄欧、张耀辰，军法官是阎景瑜、王柔远，审判地点在蓉园何键别墅。审判结果，判处酆悌等三人死刑，并在大火后第八天即十一月二十日处决。同时，给张治中以“革职留任”的处分。

湖南省政府行署宣导处编印的《长沙火灾纪实》刊载的处决酆悌等人的布告如下：

长株警备司令部（司令俞济时）的布告：案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十一月皓代电开：案查湖南省会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辱职殃民，湖南省会警察局长、陆军宪兵上校文重孚，未奉命令，放弃职守，均经本会高等军法会审判，各处

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在案。兹将该犯等三名移交该部，仰即布告罪状，一面验明正身，依法执行，具报。计鄂悌，男，年三十七岁，湖南湘阴人，前湖南省会警备司令。徐昆，男，年三十二岁，湖南新宁人，前警备第二团团长。文重孚，男，年三十五岁，湖南益阳人，前湖南省会警察局长、陆军宪兵上校。等因奉此，遵将该犯鄂悌、徐昆、文重孚等三名提解到部，验明正身，于本月二十日上午十时押赴侯家塘下山刑场，依法执行枪决。除呈报外，合亟布告军民人等，一体知悉，此布。

蒋介石对纵火责任的追究和处理，引起社会舆论的强烈不满。最普遍的一种说法是“三个人头万古冤”。那么谁是纵火犯？鄂悌等人应当负什么责任？这要考究一下历史的本来面目。

纵火是一件与军事行动不可分离的事，命令应该发自军事当局。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石国基说：“具体放火时间，由鄂悌亲自掌握。”但大火发生时，鄂悌在寿星街家里。省政府一位姓王的秘书发现大火时打电话到鄂悌住所找鄂悌。接电话的副官说：“司令已经睡了。”不肯叫醒鄂接电话，并不等对方把话讲完，便把电话挂了。鄂悌是从睡梦中惊醒的。鄂悌惊醒后，因与职责有关，焦急万分，忙打电话找参谋长追问，而参谋长已去向不明。鄂悌又急忙去会张治中。两人会见后，相互询问：“是否下令放火？”但都说“不知道。”这时，电灯电话线路均被烧断，他们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张治中见鄂悌沮丧的窘态，便说：“只要你没有下令放火，问题以后再设法解决。”后鄂悌被处决，张治中认为他“死于直接职务，他并没有下达焚城的命令。”

敌人尚远在三百里外即纵火，与当时社会秩序的极端动

荡和混乱有关。文重孚当时对治安没能控制住，警察擅自离岗逃亡的现象十分严重。据接近警察局领导核心的文的秘书吴世倩回忆：在十二日晚六点，他奉文重孚之命到三个分局检查工作，发现有的分局尚有极少人在机关，但都在收拾行装准备撤离；有的分局只有几个头头在位。岗警擅自离岗，“值勤警察逃走后，就加派一班人去值勤，结果加派的人也跑了。再派一班人去追，连追的人也跑了。约计逃跑了好几百人。”警察逃离岗位，谣言蜂起，甚至谣传敌人先行部队已到达桥驿、霞凝附近，等等。社会秩序大乱。这天晚上，文重孚与他的几个亲信守在局里，清点文件，收拾行装，等待撤离命令下达后即逃。大约午夜后一点多钟，文重孚分别打电话给张治中、鄂悌，但均不通话。文即带领几个人外出察看动静，发现登隆街、白马巷口浓烟漫天，便迅速赶回局里，撞响了警钟。他们也就匆促向南撤离，直至湘潭。

那么，大火是怎么烧起来的呢？据众多的回忆材料记述：由于形势越来越紧张，长沙警备司令部担心放火工作有误，便决定举行一次放火演习，以检查各有关负责单位对于放火各项具体规定、人员与物资的准备工作，是否完善。徐昆系负责焚城的指挥，故这一工作由他负责执行。徐昆检查完毕后，用电话向司令部汇报，请求检阅。电话是石国基接的。石回答说：“接徐权处长电话，敌人已过新墙河，来不及检阅了。”徐昆将石参谋长的电话向下传，其所部某连长误听为“敌人已过新河”，首由这位鲁莽连长下令点火。其他各处见有火起，相继点火。警备司令部副官处长沈印心回忆说：“睡不久，警卫鄢瑞林走到床前喊我，并说市内起火……上楼呼喊石参谋长，淘

问是否下令放火。石说，没有。于是我们一起登楼观望，这时城内已有几处起火。我们赶忙下楼，叫司机开一吉普车，急驶到八角亭口，只见三个士兵，全副武装，有的手持十字镐，站在街心，有的则点汽油放火。我们问：谁要你们这样做？他们说：是团长的命令。我们又问：哪个团长？答：徐团长。”这说明国民党军政府的腐败无能，指挥系统已经失灵。

这次军法会审的主要承审员张耀辰，回忆审判酆悌等人时说：酆悌、徐昆、文重孚都说没有接到放火的命令。

再说张治中。张被处以“革职留任”，有的人很高兴，事后有人做了一副对联和匾额来讥讽他。匾额是“张惶失措”，对联是“治绩云何，两大方案一把火；中心胡忍，三个人头万古冤。”在这里把张治中三个字嵌进去了，流传甚广。张治中是有愧于长沙人民的，后来他在一份电文中提到“痛疚尤深”。但是，“埋怨张文白是找错了对头。张文白和其他的人只是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而已。”（见郭沫若《洪波曲》1979年版219页）一九五九年，张治中对长沙大火曾有一段追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上午九时许，我接到蒋介石的文侍参电：‘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同时，还接到当时的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的长途电话：‘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当时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不安的。一年来的工作，使我对湖南人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我怎忍使长沙市人民的财产付之一炬。所以思潮起伏，矛盾苦闷，达到极点。但是，不执行命令是不行的。蒋介石当时是最高统帅，我是省主席，理应服从命令。同时，当时正是武汉撤退不久，外间正流传一种焦土政策的宣

传，许多人都认为武汉没有实行焦土政策，徒然资敌，议论纷纷……所以我只好照办。就将电令交给长沙警备司令酆悌执行。

“下午四时酆悌来见，提出焚城准备纲要。我看了就对他说，这个计划最好备而不用。还特别指示：在敌人逼近长沙时，须先放警报——紧急警报，待人民离开市区方得开始行动。

“我经过一整天的活动，疲倦已极，在十三日上午二时就寝。不久，副官来唤醒我，报告城内起火。我披衣起看，已起火多处，各处电话都不通。”

谁是纵火犯？事实作了明白无误的回答。张治中和酆悌等人是有责任的。但他们“只是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而已”。蒋介石才是真正的纵火犯。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在看了大火的情况后，在召集留在长沙的几个高级官员（包括陈诚、张治中等）的会上说：“这件事情（指长沙大火）的发生，不是某一个人的错误，而是团体的错误。”他用“团体”的名义掩盖了自己的罪责。冯玉祥在谈到这点时说：“蒋介石没有办法对付长沙被焚死的商民大众，就借了酆悌之命来塞他的责任。”

空前惨重的损失

长沙大火烧了三天三夜，火后兼旬余烟不绝，许多人被烧死，许多房屋被焚毁，世世代代筚路蓝缕经营的财产，绝大部分也被毁灭。

仓皇纵火，使许多市民死于火窟。火前，虽然动员过市民疏散，但尚有三万人左右留在市区，仅前线退下来的伤病员便有三千人之多。放火没有发警报，虽然放火的士兵捶门打户催

促老百姓逃走，但一些僻街小巷就无暇顾及了。这样，致使许多人在大火临门，甚至烧到身边时，才从睡梦中惊醒，仓皇夺路逃命。有些人虽然窜到街头，但已四面皆火，无路可通，因而被烟火呛死烧焦。不少老弱病残者，没人扶持，难以逃出火海，坐以待焚。藩城堤喻家巷老三号一位六十多岁的向姨妣被大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爬进冷水缸里，由于火辐水滩，终于难免一死。有一个女人，在同样情况下抱着孩子跳入水缸，最后双双被煮熟了。许多重病伤员，分住在七处医院或收容所，平时饮食起居都靠别人照顾。大火突然袭来，他们欲逃不得，等着被活活烧死。湖南省政府主席宣传处曾发布消息，公开承认死于火灾者三千余人。

这次大火，焚毁了百分之八九十的房屋，约计五万六千余栋。登高凭吊劫余，竟是碎瓦颓垣，一片凄凉。受祸最惨者，为商业繁华的南正街（今黄兴路）、坡子街、皇后街、八角亭、药王街、太平街、西长街、大西门正街及沿江一带。在北门，从中山西路、清泰街、北正街直至北门口，除北正街的圣公会外，荡然无存。河西的湖南大学、第一纺织厂也部分被焚。劫后幸存的房屋多在四城边缘。如南门外的老龙潭、燕子岭、天鹅塘一带，东面天心阁下古稻田一带，北面麻园岭一带，以及西北角上的西园、培元桥一带。除上述幸存的少数房屋外，尚有两类建筑物很少被烧毁：一类是外国人的洋行及教堂医院，如太古、瑞丰、三隆等洋行，湘雅、天主堂医院等；一类是属于神祠、庙宇、庵堂，如楚湘街的天符庙、玉泉街的玉泉山等。这是因为放火者多为长时期受过奴化教育和迷信思想影响的人，他们怕得罪洋人，怕得罪菩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